

中国人口学的学科体系及其新增长点

陆杰华*

提要: 本文系统探讨了中国人口学的学科体系及其未来发展。首先分析当前中国人口国情的新变化及应对政策,强调人口学对解决人口问题、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继而梳理人口学历史沿革,从古代人口思想到现代多学科交叉发展,明确其传统范畴。接着阐述学科体系构成,涵盖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地理、生态等分支,并探讨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婚姻、家庭、性别、青少年、老年人口学转向。此外,分析空间、计算、考古、犯罪、事件人口学等现实应用方向。最后展望未来新增长点,如智能人口学、金融人口学等,强调构建中国自主人口学知识体系的必要性。

关键词: 中国人口学 学科体系 生命历程视角 应用方向 智能人口学

一、人口学学科体系及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近年来,中国正面临着人口转变与社会转型的历史交会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之未有之大变局的宏大背景下,如何准确把握人口转变方

* 陆杰华,任职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向,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人口学学科的使命担当,更是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深度关切。

(一) 当今中国人口国情的新变化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一系列人口政策的影响下,我国人口实现了结构性转变。总体而言,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特征。

具体而言,首先,少子化体现为生育水平持续降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跌破人口更替水平,并存在陷入低生育陷阱的风险。其次,老龄化体现为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持续增长,我国已经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在少子化与老龄化的背景下,我国人口发展面临劳动力存量不足、社会抚养比加重等衍生问题。最后,人口流动带来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现象。按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人口流动的推一拉理论解释,我国区域、城乡发展不均衡是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然而,人口转型向好的特征同样值得关注,如人口素质持续提升、性别比趋于均衡等。总结来看,我国人口转变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需要准确把握人口发展动向,以质量换数量,以存量换增量,推动新时代人口高质量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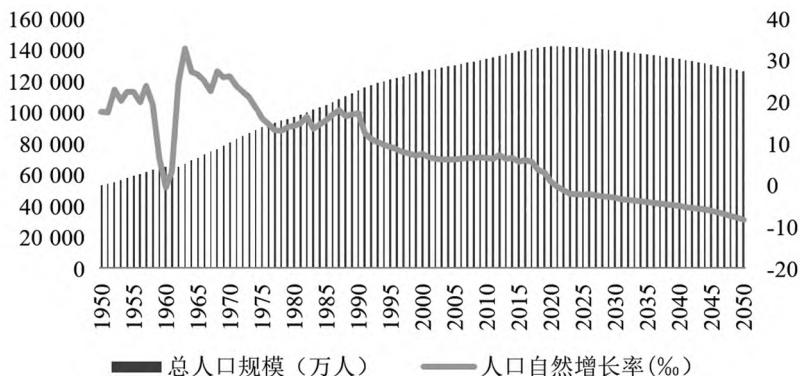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人口规模变动及预测

数据来源: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 <https://population.un.org/wpp/>, last visited 20/02/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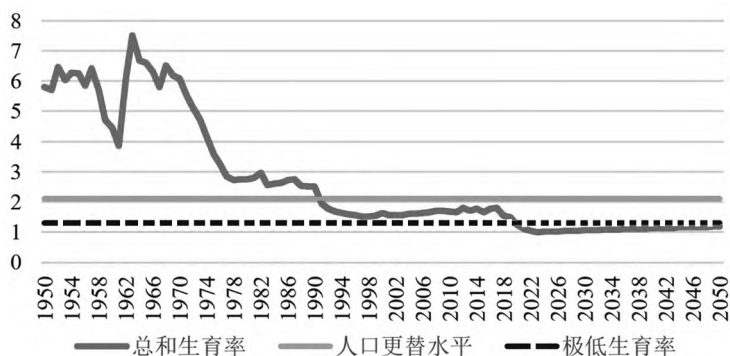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总和生育率及预测

数据来源: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 <https://population.un.org/wpp/>, last visited 20/02/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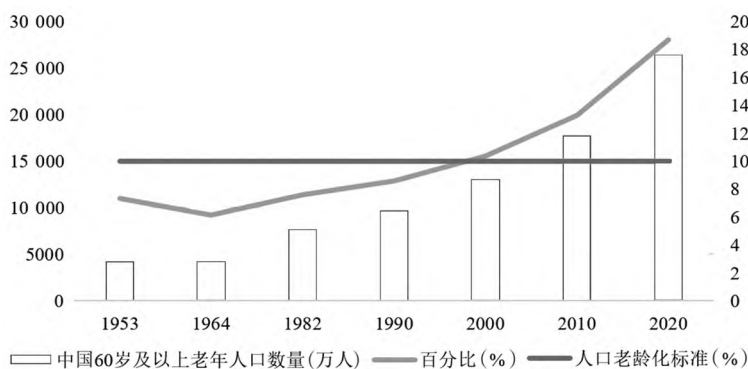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及占比

数据来源: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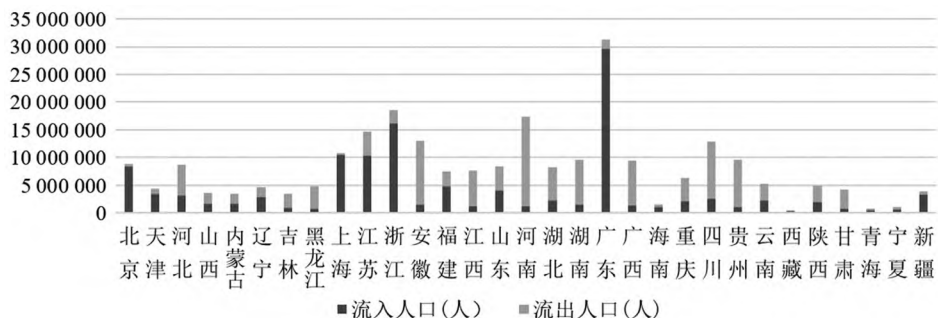


图 4 2020 年各省份人口流动状况

数据来源: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 年版。

(二)积极应对人口国情的新政策

为应对人口结构性变化,一系列人口政策在国家层面密集出台。一方面,未来人口发展需要总体要求和战略导向上的规划。为此,国务院于2016年印发《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准确把握人口变化趋势性特征,为谋划人口长期发展提供宏观指导。^①另一方面,人口问题渗透进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方面面。新的人口结构意味着新的需求。面对生育率降低、人口抚养比下降、老龄化加剧等现象,党和国家树立“大人口观”,从全人群、全过程和全生命周期角度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例如,针对低生育问题,我国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释放生育潜能,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②面对“未富先老”“未备而老”“未康先老”的现实情境,我国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健全老龄工作体制机制、完善老龄服务体系、发展银发经济等方面构建与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老龄工作格局。^③总体来看,我国人口政策坚持以宏观战略引导,以全生命周期为切口,着力构建全龄友好社会。

(三)新时代人口学学科体系发展的新使命

在新的人口形势下,构建和发展新时代人口学学科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人口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为解决人口问题提供重要的科学支撑。当前,我国人口问题日益复杂且影响深远,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及其带来的代际矛盾对资源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有限的资源下,如何协调解决各年龄群体的需求,构建全龄友好社会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具

①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的通知》,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1/25/content_5163309.htm。

② 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1-07/20/c_1127675550.htm。

③ 民政部:《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助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https://www.mca.gov.cn/n152/n164/c1662004999980001773/content.html>。

有重要意义。人口学通过对人口结构、人口演变等的系统和综合研究,总结人口发展规律,为解决人口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其次,人口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起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①,而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要求人口学学科探索将人才红利转向人口红利、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进路。最后,构建自主人口学知识体系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知识体系、实现“中国之治”的必然要求。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人口国情呈现出极具中国本土社会的鲜明特征,需要更具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因此,新时代的人口学需立足中国现实人口问题和人口治理实践,用中国方法讨论中国问题,提供中国思路和中国答案。^②总结来看,人口学学科面临着至关重要的发展机遇和学科使命,构建和发展新时代人口学学科势在必行。

二、人口学的历史沿革与传统范畴

人口学是对人类人口的规模、分布、结构与变迁以及对这些变迁的影响因素与社会经济后果的科学研究^③,从早期的统计观测到现代的综合社会科学,体现出科学化、系统化、多维化的学科演进轨迹。而人口学的传统范畴,如出生、死亡、迁移流动及人口数量、结构、素质、分布等,是规范人口学的研究核心,也构成了分析人口问题的基础框架。

(一)传统人口学的历史沿革

早在古代中国、古罗马和古埃及,就有众多思想家对人口问题进行了各

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https://www.ndrc.gov.cn/xwdt/ztl/NEW_srxgcejpjsx/jjsxyjqk/sxlt/202404/t20240412_1365653.html。

② 陆杰华、谷俞辰:《建构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历史必然与路径探索》,《新视野》2023年第2期。

③ 宋健:《人口统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

种阐释,形成了早期丰富的人口思想。近代以来,从人口思想到人口理论的一步发展,使人口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1. 人口学的产生与概念形成

早期现代人口学的产生,以1662年约翰·格兰特发表《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为标志。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西方统计学逐渐产生、发展,以约翰·格兰特和威廉·配第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使用数学和统计的方法研究人口现象,开展了一些狭义人口学范畴的分析。而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人口相关的问题,人口分析逐渐与社会、经济等相结合,广义人口学开始产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798年英国学者马尔萨斯发表的《人口原理》,他聚焦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提出了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相互关系的理论框架,开创了人口经济学的先河。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这段时期,关于人口现象的研究不断发展、细化。1855年,法国学者基亚尔在《人类统计或人口学比较纲要》一书中,开始使用“人口学”(demography)一词,标志着现代人口学的正式形成。

2. 人口学的发展与成熟

20世纪上半叶,人口研究活跃,不同学科与人口学的交叉研究涌现,逐渐形成不同学派的人口观点。社会学派、生物学派、数理学派等运用不同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分析人口现象,适度人口论、人口转变理论等也相继被提出。

随着20世纪中叶的到来,人口研究进入了人口学说系统化和人口学学科体系的完善阶段。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人口转变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现代马尔萨斯主义也在人口急剧扩张与资源环境平衡的压力之下应运而生。人口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形成,推进了现代西方有关婚姻、生育等人口现象的认知,宏观人口经济学亦开始兴起。

20世纪50—70年代,以个人或家庭生育为核心的微观人口经济学兴起,同期死亡、死亡率研究在经历相当长时间的沉寂后开始复兴。“增长极限论”在发展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础上形成,现代控制人口增长理论进一步

流行。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有了显著进展,人口结构、人口素质等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

20世纪末,在全球化与多元化并进、人口压力仍然巨大的背景下,人口研究进入多元化和深化调整时期。一方面,生育率和死亡率研究继续发展,生育率研究角度向非经济观点扩展,死亡率研究从单因素、宏观、静态分析转向多因素、微观、动态分析;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研究崛起,人口研究趋于专门化。

3. 当代中国的人口学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快速完成的人口转变让一些有识之士忧虑,呼吁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但这种观点遭到了强烈批判。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学研究得以恢复。改革开放以后,人口学研究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一方面,国内降低生育率的过程伴随着许多复杂的人口现象,为人口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另一方面,联合国人口基金等国际组织的资助,使国内人口研究机构的建立具有更完备的基础。到9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学80年代“遍地开花”的局面逐渐消失,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以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为主的人口事件和现象。

(二) 人口学的传统范畴

人口学的传统范畴即狭义人口学的研究范畴。其以出生、死亡和迁移流动为核心,这三要素直接作用于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四大方面,构成了分析人口变动特征的关键框架,通过动态要素的变化揭示静态特征的演变规律,为深入理解人口特性及其内在联系提供了科学基础。

1. 人口过程: 出生、死亡与迁移

人口过程是指人口的生存、变动以及发展过程,而出生、死亡和迁移则是影响和决定人口过程的主要人口学因素。^①

^① 尹豪:《人口学导论》,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出生和死亡是人口变动最基础的环节,即人口的自然变动。

出生是新生人口的出现,通常指活产。出生人口数(birth)和粗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是度量出生事件最基础的两个指标。出生与生育紧密相关,二者是一个事件的两个方面,出生实际上反映的是生育的结果。^①因此,人口学对出生事件的研究离不开对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的衡量,度量指标包括一般生育率、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年龄别生育率(age-specific fertility rate, ASFR)、平均生育年龄(mean age of childbearing, MAC)等。

死亡既是一种生物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②人口学对死亡事件的分析,主要可以从死亡水平和死亡模式两个角度出发。其中,死亡水平的度量可以通过死亡人口数(death)、粗死亡率(crude death rate, CDR)、婴儿死亡率(infant mortality rate, IMR)、平均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等指标来实现;而死亡模式则一般指通过年龄别死亡率(age-specific death rate, ASDR)指标来衡量的死亡随年龄的分布情况。

相较于人口出生和死亡带来的自然变动,人口迁移将空间要素吸纳到人口变动的分析中,重点考虑了人口的流动性。

迁移离不开人口在空间上的位移,但并非所有的空间位移都可以成为迁移,还需考虑人口常住地是否发生变化、移动距离的长短。^③作为中国特色的口现象,人口流动指人口离开户口所在地,以工作、生活等为目的常住在户籍所在地以外的县、市或者市辖区的空间移动。^④迁移流动相关的指标主要基于迁入人口数(in-migration, M_I)、迁出人口数(out-migration, M_O)和总人口数(the size of a population)三个核心指标进行运算得到,包括净迁移人数(net migration, M_N)、迁入率(in-migration rate, M^I)、迁出率(out-migration rate, M^O)和净迁移率(net-migration rate, M^N)、总迁移率(total migration rate, M^T)等。

① 宋健:《人口统计学》,第144页。

② 刘铮、邬沧萍、查瑞传编:《人口统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

③ Henry Shryock, Jacob Siegel,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Demography*, Philadelphia: Academic Press, 1976, p.373.

④ 宋健:《人口统计学》,第213页。

2. 人口数量、质量、结构与分布

人口数量是反映人口总体的量的规定性范畴,泛指人口的规模、增长速度、构成和各种数量特征;在狭义人口学语境中,人口数量主要指人口规模(population size)。人口数量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前文所提到的出生、死亡和迁移流动就是引起人口数量变动的三个重要因素。

人口质量,也称人口素质(population quality),是反映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范畴^①,包括人的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健康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②。人口质量和人口数量是对立统一的,适宜的人口数量能够促进人口质量的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包括人口的健康状况和受教育情况等,是衡量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

人口结构(population structure),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年龄、性别、城乡、婚姻、就业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特征的分布状况和关系状况。^③人口结构可以划分为人口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人口自然结构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人口社会结构通常与人口的社会属性相关,如人口的教育结构和就业结构等。

人口分布(population distribution),通常是指一定时间内的人口地理分布状况。^④人口分布不单指人口数量在一定空间内的分布情况,还包括人口数量与质量分布、人口结构与空间组合等。人口的分布状况是自然、社会、经济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

三、学科设置下人口学学科体系构成

人口学的学科体系构成是人口学研究的重要环节,人口学分支学科是人

① 刘铮、鄢沧萍、李宗正:《人口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② 梁济民:《论中国人口素质》,《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

③ 庄绪荣、张丽萍:《失能老人养老状况分析》,《人口学刊》2016年第3期。

④ 刘铮、李竞能:《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页;United Nation, *Multilingual Demographic Dictionary*, <http://zh-ii.demopaedia.org/wiki>。

口科学研究深入发展的载体,也是人口科学发展与创新的增长点。人口学的学科体系主要包括社会人口学、政治人口学、历史人口学、文化人口学、地理人口学和生态人口学等。接下来,笔者将从学科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领域等方面对人口学的分支学科进行详细介绍。

(一) 社会人口学

社会人口学是运用社会学、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认识和分析人口现象、研究人口行为及其行为问题的人口科学,它通过揭示人口行为的一般规律来促进人口行为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社会人口学是人口学知识体系不断丰富完善的结果,也体现了社会学知识体系中人口研究的深化与发展。

社会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对人口再生产及其他人口活动的影响;二是人口发展与社会现象、社会条件的相互关系;三是各种人口问题与社会问题;四是人口与社会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性^①;五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出生、死亡、迁移、基本构成等人口行为。

社会人口学在研究过程中参考人口学的理论框架,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分析观点,结合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观点、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口行为,是一门相对综合性的人口科学。

(二) 政治人口学

政治人口学运用政治学的方法来分析人口现象,重点研究人口的政治内涵,即人口规模、人口分布状况与政府和政治的关联性以及政府的人口政策等。^②由于政治人口学的特殊性,国内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国外的研究则较为丰富。

国外学者提出的政治人口学理论框架以结构人口学理论为主,该理论

^① 张俊良:《人口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再探讨》,《人口学刊》2007年第4期。

^② 李仲生:《日本人口学科体系对中国的启发》,《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6期。

认为人口规模、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以及移民情况会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并且它们之间相互作用。^①其一,人口规模和增长率会在政治方面影响冲突爆发、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一方面,庞大的人口规模和较高的增长率会产生人口压力,加剧就业、公共服务以及基础设施领域的资源稀缺性和竞争程度,从而激化国内政治冲突;另一方面,人口增长能够增加物质需求,为技术革新和生产力提高创造动力,进而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加国家权力与国际地位。其二,不同的年龄结构也会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人口年轻化有利于提升国家的民主效应,推动民主改革;而人口老龄化则会加重社会负担,可能影响民主进程,增强政治的不稳定性。其三,性别结构会影响国家的政治动态。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利于政治制度结构的稳定。其四,移民对原籍社会和迁入社会的政治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三)历史人口学

历史人口学,又称人口史学,是历史学与人口学交叉融合形成的研究领域,指运用历史学方法分析有文字记载的过去人口状况的学科。历史人口学的学科体系,主要依据时间、空间和内容三个维度进行划分。^②从时间上看,人口史包括断代史和通史;从地域上看,人口史的范围可从整个世界到具体地域——就中国而言,有全国性的或者地区性的;从内容上看,人口史可分为通史和专史。历史人口学具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如资料丰富且范围广泛,研究工作量庞大,但也存在记载不完整、不连贯的情况,从而导致部分研究空白,需要在新时代结合科技发展,研究开发新的材料分析与处理方法。^③

① Lu Yao, "Political Demography: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Structural Population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50, No.1, 2024.

② 王孝俊:《历史人口学定义及其学科体系问题刍议》,《河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③ 梁民榛:“历史人口学”, <https://www.zgbk.com/ecph/words?SiteID=1&ID=547592&Type=bkzyb&SubID=51310>。

(四)文化人口学

文化人口学是人口学与文化学交叉融合的产物,是一门探究人口文化问题以及人口与文化间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作为人口学的分支学科,它侧重于人口分析,以文化学为分析工具,重点关注人口文化现象、人口文化问题和人口文化变迁,因为文化能更好地解释人口的差异性。^①

文化人口学的研究内容颇为丰富,主要涵盖五个部分:其一为空间概念,如人口文化、人口文化层、人口文化圈、人口文化区、人口文化类型、人口文化模式等;其二为时间概念,如古代人口文化、中世纪人口文化、现代人口文化、传统人口文化等;其三为基本的专业概念,如人口文化观念、人口文化制度、人口文化现象、人口文化行为、人口文化冲突、人口文化控制等;其四为与社会发展和结构有关的概念,如主体人口文化、世界人口文化、民族人口文化、种族人口文化、社区人口文化、城市与乡村人口文化等;其五为与人口变化有关的概念,如生育文化、婚姻文化、家庭文化、养老文化以及死亡观念等。^②

(五)地理人口学

地理人口学是研究人口特性在空间的表现形式和规律性以及人口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③它通过研究人口的发展过程,包括人口现象在时间上的演化规律和空间上的分布特点,总结地区人口的特殊规律,为地方人口决策提供主要依据;通过揭示人口与地域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为制定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人口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地理人口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八个方面: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分布及变

① Eugene A. Hammel, "A Theory of Culture for Demograph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No.16, 1990.

② 周毅:《发展中国人口文化与人口文化学构建》,《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③ 孟向京、王桂新:“人口地理学”, <https://www.zgbk.com/ecph/words?SiteID=1&ID=395721&Type=bkzyb&SubID=266709>。

化;人口自然变动与地区差异;人口迁移与流动;人口城市化;人口结构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人口居住地类型与城镇规划;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方法;人口地图及地理信息系统应用。

(六)生态人口学

生态人口学是一门介于人口学和生态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规律。人口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生态人口学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①,探究人口的自然变动、机械变动和社会变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并探寻人口和生态环境之间平衡与协调发展的运动规律^②。生态人口学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涵盖土地资源与人口的关系、淡水资源与人口的关系、森林资源与人口的关系、矿产资源与人口的关系、能源资源与人口的关系等。

以上是从学科角度对人口学各主要学科分支所做的详细介绍。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分支学科,如运用生物学理论和方法分析人口现象的生物人口学,将人口视为有生命的个体和自然界的一个生物种群,关注人口的生存与再生产;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人口现象与经济现象相互关系的经济人口学,揭示人口变量和经济变量之间复杂多元的相互关系、人口经济系统和各个子系统变量之间的联系^③,以及人口经济运动系统的具体运作和发展变化。此外,还有工商人口学、卫生人口学、新闻传播人口学、区域人口学、住房人口学以及伴随科技发展和互联网进步而形成的网络人口学等。通过梳理人口学的分支学科体系,我们加深了对人口学的科学性质、研究对象和学科历史任务的认识,拓宽并加深了其内涵。同时,这有助于为与人口相关的学科提供理论框架、实证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以实现跨学科研究中的相互促进。

① 穆光宗、林进龙:《人口生态学:诊疗新发传染病的一个重要视角——兼驳“群体免疫”论》,《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8期。

② 林家伟、刘家强:《关于人口生态学的三个问题》,《财经科学》1995年第5期。

③ 赵婕:《国内人口经济学研究综述》,《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年第23期。

四、生命历程视角下人口学学科的重要转向

生命历程研究常被视作一种视角或研究路径,也就是研究社会问题的一种切入面向。^①生命历程视角(life course perspective)是近年来人口学研究中的一种方法,该方法从个体的生命周期入手,探究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的连续性与变化,尤其注重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对个体行为与个人决策的深远影响。^②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变迁,传统的静态分析方法已难以满足现代人口学研究的需求。生命历程视角的引入,使研究者从单一时点的分析转变为关注生命周期中的行为模式及其变化的动态视角。^③

这一视角尤其适用于婚姻、家庭、性别、青少年和老年等领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多种因素如何相互交织影响个体的生活选择。借助这一视角,人口学不仅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深刻的洞见,还能为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更精准的理论依据。

(一)婚姻人口学:婚姻轨迹的多样性与变化

婚姻人口学的传统研究大多集中于婚姻的单一状态,如结婚、离婚、不婚等,而生命历程视角则以动态视角深入剖析个体一生中的婚姻轨迹。^④这种研究更关注婚姻的动态或长远发展及其变化,探究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如何依据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做出婚姻决策。^⑤

① Glen Elder, "Time, Human Agency,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57, No.1, 1994.

② 李强、邓建伟、晓箬:《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③ 曾毅:《人口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人口研究》2009年第5期。

④ 於嘉:《何以为家:第二次人口转变下中国人的婚姻与生育》,《妇女研究论丛》2022年第5期。

⑤ Caroline Berghammer, Katrin Fliegenschnee, Eva-Maria Schmidt,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in Austria: Assessing the Individualization Thesis across the Life Course", *Demographic Research*, No.31, 2014.

近年来,我国晚婚、不婚、离婚的人口不断增多,晚婚化、非婚化及离婚已成为显著的社会趋势。^① 生命历程视角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这些现象不仅是个体选择的结果,更是社会结构变化的表现。^② 例如,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与职业机会的提升,许多女性选择推迟结婚和生育^③;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人们的价值观更加多元,其中消费主义思想容易对传统婚姻、家庭、生育观念产生较大冲击,进而导致青年人更易做出不婚的选择^④。

借助生命历程视角,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婚姻对个体一生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对社会身份、经济状况以及家庭结构的长期作用。这一视角为制定有关婚姻稳定性、婚姻教育及支持性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 家庭人口学: 家庭生命周期的演变与挑战

家庭人口学的研究重点是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在生命历程视角下,家庭并非一个静态的社会单元,而是一个随时间推移不断变化的系统。从家庭的形成、子女抚养到空巢期再到老年期,家庭成员的角色和功能发生着复杂的演变。^⑤ 每个家庭生命阶段都应与对应的家庭成员角色相匹配和衔接,若产生错位则可能会对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未来发展产生影响。^⑥

随着社会变迁,家庭形态呈现多样化趋势,单身家庭、单亲家庭以及跨代同居家庭等新型家庭形式日益增多,传统的核心家庭逐渐被取代。^⑦ 生命历程视角认为,家庭形式的多样性与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⑧

-
- ① 王磊:《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特征趋势与问题研究——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的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 ② 李煜:《婚姻匹配的变迁: 社会开放性的视角》,《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
- ③ 高颖、张秀兰:《北京市近年婚配状况的特征及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6期。
- ④ 陈卫民、李晓晴:《晚婚还是不婚: 婚姻传统与个人选择》,《人口研究》2020年第5期。
- ⑤ Paul Glick, “The Family Life Cycle and Social Change”, *Family Relations*, Vol.38, No.2, 1989.
- ⑥ 胡珊、郑作彧:《生命历程青年阶段的父辈嵌染》,《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2期。
- ⑦ 韩央迪:《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 福利国家家庭政策的发展脉络与政策意涵》,《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 ⑧ Kim Eun-Jung, “A New Approach in Korean Family Studies: the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사회사상과 문화*, Vol.19, No.3, 2016.

此外,代际互动在家庭结构的变化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家庭成员的照护问题愈发凸显。传统的代际支持系统不断面临挑战,家庭在平衡照护责任与经济压力时不堪重负。生命历程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代际关系在家庭变动中的重要意义,为制定更有效的家庭支持和代际互助政策提供理论依据。^①

(三)性别人口学:性别角色的动态变化以及生育选择

性别人口学聚焦于性别角色在生命历程中的变化及其对个体决策行为的深刻影响。传统的性别研究主要关注性别不平等和社会分工,而生命历程视角则强调性别角色在不同阶段的流动性以及这种流动性如何影响婚姻、生育、职业等重要决策。^②

随着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动,原本固定的性别角色逐渐发生改变。尤其是女性,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职业发展机会的增多,更多选择推迟结婚和生育。^③此外,许多国家都意识到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相较于传统需要做出转变,特别是在育儿和家务分担方面,男性需要政策支持以不断提高参与度。^④生命历程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变化并非单纯的个体选择,而是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⑤这种性别角色的重新分配,不仅提升了家庭生活质量,也推动了性别平等进程。

生命历程视角揭示了性别角色变化对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在婚姻和生育选择方面,性别角色的变化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

① 吴帆:《基于家庭代际支持的就地养老模式:基本逻辑与公共服务支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② 齐瑶娣、朱宇、文菲、林李月:《社会性别视角下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7个省份的调查》,《南方人口》2019年第4期。

③ 周晓蒙:《经济状况、教育水平对城镇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人口与经济》2018年第5期。

④ 胡玉坤:《从“天鹅绒爹爹”到“拿铁奶爸”——瑞典带薪陪产假的制度与观念变迁》,《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5期。

⑤ 贾云竹、马冬玲:《性别观念变迁的多视角考量:以“男主外,女主内”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3期。

(四) 青少年人口学: 成长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或经历

青少年人口学着重研究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大事件或经历对其成长产生的长远影响。生命历程视角认为, 个体的生命历程相互衔接且相互影响, 青少年时期的重大事件或经历会对其成年后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机会产生深远影响。^①

社会环境对青少年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特定时期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共同经历会在青少年性格塑造、心理健康方面产生重要影响。^② 生命历程视角有助于揭示青少年生活环境对其发展水平和未来非认知能力的长期影响。^③

青少年阶段的迁移经历也值得关注。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青少年有跨地区甚至跨国迁移的机会。迁移不仅是地理上的变化, 更代表着社会环境的改变, 这对青少年未来的社会适应和职业选择非常关键。^④ 生命历程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迁移行为对青少年社会角色认知和未来发展的深刻影响。

(五) 老年人口学: 生命后期的动态适应与社会支持

老年人口学聚焦于老年人在生命后期应对衰退、健康问题以及社会支持等多重挑战的情况。全球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 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社会参与和经济保障成为社会政策的重要关注点。生命历程视角使我们认识到,

① 张春泥:《当代中国青年父母离婚对子女发展的影响——基于CFPS 2010—2014的经验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1期。

② 包蕾萍:《中国独生子女生命历程: 家国视野下的一种制度化选择》,《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刘玉娟:《新冠疫情背景下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综述》,《中国特殊教育》2020年第12期。

③ 闵文斌、茹彤、史耀疆:《幼年贫困经历对农村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当代教育论坛》2019年第5期; 于力超、刘雪敏、俞翰君:《早期隔代抚养经历对初中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考虑分层结构的倾向得分模型》,《人口与发展》2024年第4期; 张要要:《教师支持能否促进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 ——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分析》,《教育与经济》2023年第3期。

④ 石智雷、王璋、邵玺、周小强:《中国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问题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23年第10期。

老年阶段并非仅仅是衰退的开端,更是个体适应社会变化、调整角色与关系的过程。^①

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老年人承受着健康问题、经济困境和社会孤立等压力,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起到重要保障作用。^②近年来,各国对养老保险体系进行了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目的在于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支持。^③生命历程视角强调,家庭和社区的支持在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社会融入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④

此外,老年人从工作状态过渡到退休状态的过程中,社会角色的转变成老年阶段的重要问题。^⑤生命历程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变化,并且为政策制定者在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减少社会孤独感等方面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五、社会现实维度下人口学学科的应用方向

人口(human population)是指生活在特定社会制度下、特定地域内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的总称;人口学(demography)则是对人口进行系统、科学研究的学科。^⑥它既包含对人口特征和变化规律的探索,也关注人口与其生存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兼具空间、时间、环境、事件等属性。人口学研究方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传承与发展,强调实证分析和交叉学科的应

① 陈后亮、吴丹妮:《身份认同、衰老焦虑与性别平等:当代西方文化老年学关键议题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24年第2期。

② 晏月平、李雅琳:《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面临的挑战及策略研究》,《东岳论丛》2022年第7期。

③ 王宇熹、汪泓、陈群民、肖峻:《国际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发展改革政策评析》,《商业研究》2012年第8期。

④ 何志鹏、王艳南、曾起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否有效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社会建设》2024年第6期;梅兴文、冯譔:《代际支持与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基于返乡农民工家庭的研究》,《人口与发展》2023年第4期。

⑤ 王萍、张楠、尚锦云、李逸明:《年龄视角下家庭结构转变对农村老人代际支持的影响》,《南方人口》2024年第1期。

⑥ 佟新、李建新:《人口社会学》第5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3页。

用^①；在社会现实维度下，人口学应用分析涵盖空间人口学、计算人口学、考古人口学、犯罪人口学和事件人口学等亚人口学研究范畴，为特定维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人口学研究提供特殊研究范式，进一步凸显人口学应用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一）空间人口学

空间是人口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和重要维度，空间人口学是人口学应用研究范畴中一个较新且极具发展潜力的重要分支。空间人口学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学界对人口迁移问题的讨论中。进入 21 世纪，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为解决传统人口学问题提供了空间分析技术支持，空间人口学受到广泛重视，相关研究与讨论日益增多。然而，目前空间人口学的界定并不统一，尤其需要明确空间人口学和人口地理学的联系与差异。空间人口学与人口地理学在研究方法及对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的解释上有共通之处，但二者本质上隶属于不同学科，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与关注内容方面。^②西方空间人口学研究蓬勃发展，重点关注分异与隔离、剩余与死亡、迁移与城镇化、区域人口预测、人口与环境等议题，2013 年创建的《空间人口学》（*Spatial Demography*）期刊是空间人口学在西方学界走向成熟和形成体系的一个主要标志。^③中国的空间人口学研究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相关探讨大多基于地理学科和区域科学背景，关注人口的空间分布与变动。此外，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成熟完善，人口学变量的空间可视化研究得以发展。如今，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网络时代的到来为空间人口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现实背景，出于对空间研究的反思与理论自觉，空

① 宋健：《人口学方法的传承与演变——兼论中国人口学学科发展》，《人口与经济》2020 年第 4 期。

② 韦艳、武继磊：《空间人口学的沿革与发展：人口学研究空间视角分析》，《人口与发展》2016 年第 6 期。

③ 沈体雁、古恒宇、劳昕：《走向空间的人口学研究：西方空间人口学研究的回顾、评价与展望》，《世界地理研究》2021 年第 2 期。

间人口学研究的网络转向在秉承传统人口学“空间”这一核心理念的同时,开拓了新时代背景下空间人口学研究的范畴和领域。^①

(二) 计算人口学

人口统计数据是人口学研究的根本基础,计算人口学是数字技术直接催生的、体现计算社会科学范式的人口学应用。^②人口学是典型的数据驱动(data-driven)学科,也是最早计算机化(computational)的学科之一。^③在传统人口学与计算机技术交互发展的进程中,以往基于书面记录和手工汇总开展统计分析研究的人口学逐渐依赖数据库和数据分析软件;并且随着仿真技术的发展,形成了基于主体的计算人口学,这也是计算人口学早期的主要研究内容。基于主体的建模在计算人口学早期发展阶段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探讨与研究,其在分析人与关联生命之间的行为时具有独特优势。^④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万物互联,多学科研究交融成为必然趋势;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计算人口学凭借以人为核心的特性成为计算社会科学快速发展的基础,并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式。与传统人口学研究相比,计算人口学重视人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关联,实现人口统计内容的全面转变,推动规范人口学和人口研究的整合;它凭借及时、全面的人口统计数据收集,实现人口研究方法向队列拓展和微观人口学的转变。同时,在人类一切行为皆可数字化的计算人口学中,人口内涵向数字人口和智能人口拓展,具有智能时代的典型特征。

(三) 考古人口学

人口学是研究人口变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考古人口学是针对来自考

① 邓志强、王颖:《网络场域:人口学研究的空间转向》,《西北人口》2013年第6期。

② 孟小峰、张祎:《计算社会科学促进社会科学研究转型》,《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③ 黄匡时:《计算人口学的学科范式、理论基础与技术方法》,《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④ 同上。

古学背景的古代人群进行人口动力学过程研究的人口学应用分析领域。人口学通过对个体的年龄和性别进行统计分析,衡量特定人群出生率、死亡率等特征指标,以此描述或预测人口发展趋势并阐释其与社会各种因素的关系。如果说“一般”的人口学研究的是现代人口,那么考古人口学的研究重点则是过去的人口。在考古学中,个体的性别和年龄能够从人骨的相关特征直接推测、估计得出,因此考古出土的人骨是考古人口学的主要研究材料,其他考古学材料和文献资料则作为参考支持。^①根据上述材料获取的人口相关静态参数(人口规模、人口密度、性别与年龄结构等)构成推测动态参数(与人口出生、死亡、迁移等相关的特征数值)的基础,结合人口学固有的数学模型及分析方法推测特定古代人群的人口规模与构成、人口发展趋势,对比不同古代人群间的人口差异,考察不同时点的人口分布与迁移等^②,最终实现对特定期人口变化的过程、原因和影响的系统性探索。^③

(四) 犯罪人口学

人口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内容广泛,涉及领域众多;犯罪人口学的产生与发展,得益于人口学的观点和方法在研究犯罪现象及相关社会原因、社会机理等方面的有用性。在古今中外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犯罪因其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应受惩罚性,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得到社会学、心理学和犯罪学等相关研究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犯罪行为界定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犯罪管控与判罚体系的日益发展,犯罪人口作为一种亚人口逐渐成为人口学研究的一部分。在人口学对犯罪问题和现象的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了解犯罪发生情况、犯罪类型与趋势、犯罪人口特

① George Milner, James Wood, Jesper Boldsen, “Advances in Paleodemography”, in M. Anne Katzenberg, Shelley Saunders eds.,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Human Skeleton*, 2008,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pp.561-600.

② J. Angel, “The Bases of Paleodemography”,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Vol.30, No.3, 1969.

③ Jean-Pierre Bocquet-Appel, “The Demographic Impact of the Agricultural System in Human History”,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50, No.5, 2009.

征与构成、犯罪人口风险与保护因素、犯罪人口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以及干预与预防措施。此外,犯罪人口学还探讨人口变动对犯罪现象的影响,通过对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等因素对犯罪率、犯罪类型和结构影响的讨论,形成对犯罪现象的人口学系统认识。

(五)事件人口学

人口处于社会的各种文化、经济和政治活动之中,围绕社会环境事件对人口影响的讨论使事件人口学进入人们的视野。事件人口学这一人口科学领域新的研究应用方向的产生与发展,得益于一系列重大社会环境事件以及人口健康相关性研究证据的不断涌现。^①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特定社会制度、特定地域下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健康等相关重大社会事件,与人口数量、结构、质量及发展趋势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还可能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此,事件人口学帮助相关研究领域构建重大社会环境事件与人口相关性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厘清事件与人口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规律,为有效干预并最小化重大社会环境事件对人口发展的不良影响提供必要的研究支持。除重大社会环境事件外,在现实应用分析时,事件也可能被缩小、具体化为生活事件,进而探究其对特定群体人口特征的影响。

此外,随着社会的深入发展,区域规划人口学、军事人口学等应用人口学也得到了学界及其决策者的广泛关注。

六、未来展望:人口学学科的新增长点

现代人口学研究具有跨学科性特征,注重探讨人口系统与社会、经济、

^① 郑晓瑛、何平、郭超等:《重大社会环境事件与人口健康的实证分析和思考——“事件人口学”在我国的创建和完善发展》,《人口与发展》2021年第1期。

资源、环境等诸多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致力于构建相关的理论框架与模型。^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为主要驱动力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来临,生命科学、医学等领域不断出现前沿性进展,人口学也迎来了以本土性和时代性为基础的学科交叉融合新增长点。对人口学新领域进行前瞻性与创新性研究,是对当前老龄社会这一时代命题的回应,也是构建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断提升中国学科解释力与话语权的战略要求。

(一)智能人口学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科学研究中备受瞩目的前沿议题。自1956年约翰·麦卡锡等人在达特茅斯会议上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概念以来,学者们在“人工智能”研究如何利用计算机完成人类智能工作的“人工”层面达成了一定共识,但在“超人类智能”与“次人类智能”间的“智能”层面存在分歧。^②近年来,人工智能的仿人类智性特征对人类社会产生了越发深远的影响,并逐渐在社会科学领域掀起研究热潮。在人口学领域,人工智能的发展急需前瞻性、战略性思考,发展“智能人口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学科价值。^③目前,智能人口学的研究侧重于人工智能对人口少子化、老龄化的影响,对人口结构的多维度效应以及对人口学研究方法技术的革新等方面。

1. 人工智能与人口少子老龄化

在人口少子化、老龄化的时代趋势下,人工智能基于智能医疗等领域的前沿应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人工智能与生育

持续低迷的生育率形势是中国乃至国际广泛担忧的议题,人工智能可能

① 王雪辉、彭希哲:《传统人口学在当代中国发展之局限与未来展望》,《人口研究》2023年第6期。

② 韩水法:《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③ 黄匡时:《人工智能时代人口研究的前瞻性思考》,《人口研究》2020年第3期。

通过“技术促进”“托育支持”“需求替代”等手段影响总和生育率。其一，辅助生育等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为不孕育龄产妇提供技术支持^①，并且可能对育龄期的延长等起到作用，进而提升总和生育率。其二，智能托育服务得到大力发展，育儿照料成本有效降低；同时，人工智能在生命科学、医学上的发展或许能使单性生殖、胚胎克隆等技术成为现实，人工智能可能通过缓解母职冲突等方式提升生育意愿。其三，从消极影响角度来看，人工智能也可能由于提供丰富的娱乐服务、构建虚拟恋人与虚拟空间等新兴业态而降低个体对婚育的需求，并且其带来的就业市场的不稳定性也会影响青年人进入婚姻的进程，从而降低生育水平。^②

（2）人工智能与老龄化

中国正不可逆转地快速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人工智能技术与老龄化进程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方面，智能化技术的发展持续助力老龄健康与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老龄化趋势继续加深；另一方面，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劳动力人口缺失、老年抚养压力等能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得到缓解。智能人口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劳动人口，提升生产效能，而服务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在养老领域的应用，更使得老年人的晚年质量大大提升。

2. 人工智能与人口结构

（1）人工智能与劳动力人口

人口老龄带来使人口结构发生嬗变，其中劳动力人口缺失是重要的研究议题。人工智能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替代效应”“协同效应”以及“创生效应”。首先，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取代大量岗位，并且与以往的科技不同，因其具备类人智性思维，人工智能除了能取代体力劳动，还可取代部分脑力劳动，所以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更为深远的“替代效应”。^③其次，智能运

① Z. Zhou, D. Zheng, H. Wu et al., “Epidemiology of Infertility in China: A Population - Based Study”, *BJO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Vol.125, No.4, 2018.

② 李婷：《人工智能发展与人口结构转型》，《人民论坛》2024年第12期。

③ Martin Ford, *The Rise of the Robots: 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Mass Unemployment*, London: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15.

算的运用能够提升系统运行效率,进而产生“协同效应”。^①最后,人工智能能够在劳动力市场创造岗位,如机器人生产将带动研发、生产、管理、销售等相关配套岗位的出现。然而,人工智能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净效益在学界尚未有定论,其效益正负或许与国家智能化程度相关。

(2) 人工智能与贫困人口

通过智能化大数据可实现对贫困人口的精准实时监测追踪,进而达成个性化、可持续的精准扶贫。^②然而,由于智能技术存在数字壁垒,部分人群在信息获取和技术适应方面可能存在数字鸿沟,从而导致贫困固化。

3. 人工智能与人口学方法技术创新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口学的方法技术需要创新。第一,研究内容亟待拓宽。人工智能带来了机器人、数字孪生体、数字专家等智能人口,智能人口与人类人口的本质区别、在人口结构中的定位有待进一步研究。第二,部分传统人口学指标已不再适应新形势,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口抚养比”“老龄标准”“人口迁移”等标准需与时俱进。第三,人工智能技术给人口统计领域带来革新,产生了一系列创新的人口数据监测技术。

(二) 金融人口学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这五大领域。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③,人口因素会影响个人及家庭的金融投资决策,人口结构会影响国家金融系统架构,进而与宏观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目前,“金融人口学”重点聚焦养老金融、普惠金融与数字金融和人口系统间的关系,主要讨论以下议题。

① Elena Ketteni,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US Industrie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42, No.3, 2009.

② 陆倩倩:《人工智能时代的精准扶贫路径研究综述》,《边疆经济与文化》2018年第12期。

③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1. 人口结构与金融资产配置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家庭金融行为已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合理的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能够增加家庭收入,促进社会财富积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①然而,现实中家庭资产风险投资仍处于“有限参与”的状况,家庭资产风险投资的影响因素有待进一步探讨。

年龄、性别、教育、婚姻、收入等人口学特征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可。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具有生命周期特征,高风险投资与年龄呈倒U形关系。^②随着老龄化的发展,由于抚养负担加重等因素,家庭风险投资的比重将持续受到抑制^③,其中主观风险态度和金融素养是决策的重要依据。这种抑制作用将受到父母“经济反哺”,以及养老保险参与的调节。^④然而,我国养老金融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过度依赖第一支柱会对资金的可持续性构成挑战,需要进一步扩大第二支柱的覆盖面,推动养老产业金融,丰富“时间银行”、长护险等养老金融服务供给。^⑤

2. 人口变迁与数字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最早于2005年由联合国提出,其基于金融包容性,旨在为社会各阶层提供适宜、有效的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在2016年的《G20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报告》中被定义,它强调利用数字化手段来克服传统普惠金融面临的难题。^⑥数字普惠金融对人口流动、贫困人口减贫等有着重要影响。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改善要素市场、增强社会融入感等方式增强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从而促进劳动力人口流入^⑦,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形成倒U形影响机制,并且受到地域性因素的调

① 陈选娟、林宏妹:《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2013年CHFS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21年第4期。

② 张云、尹艺霏:《人口老龄化视角下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基于CHFS的分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③ 马红刚:《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统计与信息论坛》2024年第9期。

④ 卢亚娟、张雯涵、孟丹丹:《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保险研究》2019年第12期。

⑤ 李佩珈、平婧:《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融的未来》,《国际金融》2024年第11期。

⑥ 周天芸:《数字普惠金融、要素价格与劳动力流动》,《当代经济管理》2022年第4期。

⑦ 潘启娣、肖峻:《数字普惠金融与劳动力流动——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金融论坛》2023年第11期;巩润泽、吴卫星:《数字金融使用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财贸经济》2024年第8期。

节;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有着显著的减贫效应,它通过优化投资理财等方式缩小收入差距,进而缓解多维度贫困^①,其减贫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

(三)其他人口学新增长点

1. 虚拟社群人口学

互联网对人类生活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一定程度上使人口突破了空间界限,基于网络的虚拟社群也引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潮。虚拟社群人口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从线上互联网社区提取人口统计数据、挖掘线上虚拟人口特征与用户行为偏好,且注重分析线上社交网络结构。^②

2. 基因人口学

随着人口学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发展,人口学的数据不再局限于传统人口学指标,而是进一步包含了健康、环境、生物学标志和DNA信息^③,基因与人口结构、行为、健康以及寿命的交互影响受到人口学的普遍关注。首先,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洲、欧洲、亚洲许多国家的人口调查就已开始收集DNA数据,以探究基因、环境等对人口健康、寿命的影响。其次,基因对行为的影响,如对青少年性行为、越轨行为的影响等,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随着生物学、医学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等基因技术的发展演进,对人口的群体基因结构进行探索也成为研究热点。此外,人口迁移对遗传漂变的影响等,也揭示了人口对群组基因遗传的重要作用。

当然,未来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口学发展和拓展的空间将更加广阔,其中健康人口学、工商人口学、住房人口学、国别人口学等将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① 陈平、王书华、王小腾:《数字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基于老龄化的视角》,《经济问题》2022年第11期。

② Jaderick Pabico, “Inferences in a Virtual Community: Demography, User Preferences, and Network Topology”, arXiv preprint arXiv:1507.08347.

③ 曾毅:《人口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Chinese Demography and Its New Growth Areas

Abstract: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demography have alway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s in China's population situation. The new trend of low birth rate, aging population, and regional population differentiation in China today no doubt presents new opportunities and miss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demography in the new era. Standing at the historical juncture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na's demographic discipline system should not only inherit the research scope of formal demography, but also expand the relevant branches of demography, more importantly, innovat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research paradigm related to life course events such as marriage, family, gender, youth, and the elderly, and accelera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pplied demography as a new growth point of the discipline, fully reflecting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build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demography.

Keywords: demography in China, disciplinary system,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application directions, intelligent demography

本文编辑：范新光